

贝克文集

主编：薛晓源

世界主义的观点： 战争即和平

**Der kosmopolitische Blick
oder: Krieg ist Frieden**

（德）乌尔里希·贝克 著

杨祖群 译

贝克文集

主编：薛晓源

世界主义的观点： 战争即和平

Der kosmopolitische Blick
oder: Krieg ist Frieden

（德）乌尔里希·贝克 著

杨祖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德]乌尔里希·贝克
著;杨祖群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5617-6123-6

I. 世… II. ①贝…②杨… III. 世界主义-研究
IV. 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0964 号

Der kosmopolitische Blick oder: Krieg ist Frieden

Ulrich Beck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545 号

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

著 者 [德]乌尔里希·贝克
译 者 杨祖群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吴 澄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董 话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78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123-6/C·17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代序: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

一、全球化: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语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迅猛加强。全球化现象凸现于世,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上不断出现、在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呈现出来,美国左翼学者爱德华·赫尔曼认为:“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全球化是对民主发动的进攻……”^①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②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咒骂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就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关照、介入现实的新工具。他指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德国教育部副部长格尔茨对全球

① (美)爱德华·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薛晓源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化的过程和本质体认尤深,他认为全球化使这个社会成为突然加速的社会。^①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西方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策划的。我们认为这样评判全球化本质属性,虽然有犀利的批判性,但是太简单化。历史发展结果是许多已知的和未知的多种合力进行多向度交融而产生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有着强力意志的某些国家独自驾驭的结果。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在1998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一书指出:“全球化既是一种新知识的象征,同时它本身也是经验文化。这种历史经验的传播通过现代信息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的行为展望和远景预期。”

2004年11月我在德国波恩大学做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采访贝克教授,询问6年之后,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如何看待全球化?贝克教授说:“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无疑是各学科讨论的焦点,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动态的、‘一种正在运动中的发展过程’的名词。全球化相对于全球性或全球主义而言,更多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跨国家、跨文化的相互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

二、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西方有关学者在反思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9·11恐怖事件之后,认为风险不是只拘囿于某一地区或领域,全球化的快速进程把风险带到世界各地,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

^① Peter Glot, *Die beschleunigte Gesellschaft*, 1999, verlegt bei Kindler.

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未来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将可能存在和业已存在的“社会疾病”经过详细的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诊断性结论。比较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最大差异，贝克睿智地拈出人类普遍的情感反应：“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来概括：我怕！”贝克说：“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根据贝克的理论，以及风险社会理论在西方的最新发展，我们可以把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概括为：1. 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源自人类对自然与科技完美的幻想。在今天，科技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人类对科学宗教般的虔诚，使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呈现了高度不确定性。2. 现代风险表现为显现的时间滞后性。我们总是在风险转化成危险或者事实的时候，才意识到风险的存在。3. 现代风险的发作具有突发性。风险的积累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把握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度尤为困难，渐变与突变是风险发作的形式，生态脆弱以及人类对地球疯狂掠夺速度，促使风险呈现形式多为突变的形式。4. 现代风险具有超越常规性（因为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损害往往大于其功能）。风险的呈报形式随着科技形式的千变万化，而使人感觉到迷途和困惑。5. 现代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随着全球化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频繁交往和社会安全的幻觉使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6. 现代风险的传播与渗透具有全球性。从“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盛行，并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进入泛滥期。7. 现代风险具有人们无法回避的临近性。城市拥挤、居住空间的狭小、避难场所的缺失，人们在面对风险时所表现出的慌乱无措和相互影响，都使风险具有无法回避的临近性。

由于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

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危害的全球性(因为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民族政府来承担。

贝克对现代社会里技术安全神话的塑造和迷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与阶级社会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出于恐惧的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

三、风险社会与中国

2003 年在北京肆虐的非典型肺炎,2005 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以及在几个省流行的禽流感事件,都展现一个事实:风险社会对中国而言并不遥远。关于风险社会与中国的问题,我在德国与贝克教授进行了学术对话,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贝克教授认为,造成安全风险的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其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及严重的不负责任,为风险发作埋下了种子。其三,社会发展失衡对城市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我当时就对贝克教授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论断提出质疑。他说他这一观点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他还坚持这么认为。我请他说出坚持的理由。贝

克教授说:中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的现代化里程,其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吃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涨满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就是社会学常说的“压缩饼干”理论,考察西方社会的古今,概莫能外。我援引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诗作“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可能”进行反驳。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虽然局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开始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努力化解社会和经济风险。贝克教授颌首微笑表示接受我的解释。

四、风险社会及其解决之道

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当中提出以症候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发现马克思未曾言明的东西,从而把握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阿尔都塞认为,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通过反复阅读去发现马克思在文字表述背后的心理过程,他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作症候阅读法,即,如同从病人的病情症候去寻找病因一样,通过把握马克思主要著作的文字、概念去挖掘著作深处的理论动因——无意识动因。该方法完全适用于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我们可以借用“症候”这个术语及其研究方法去研究风险社会,从而发现风险世界当中未曾显现的症候和先兆,最终把握先机。我们因此提出风险症候学。

我们知道,国际上在研究和测评贫富差距上有基尼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有GDP和GNP,是否能联合环境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起研究合作设计和建构风险社会年度指数?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完成的。

五、全球化语境下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

在全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深

入研究和探讨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理解风险、认识风险、化解风险、超越风险,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语境和知识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将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

1. 全球化加速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风险意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里,在论及常人对死亡态度时说:常人总是认为死亡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其实死亡是每个个体不可逃逸的天命。常人对死亡态度与对风险态度非常相似。人们总是认为风险是遥不可及的未来,风险是别人的风险,与自己关系不大。其实,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日益的泛化和深度扩张,风险随时随地发生的几率在增高,风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2. 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反思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以理性主义为依托的现代性,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贝克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与第一次现代性一样,均重视人的理性;但第二次现代性更注重现代性的解构问题,且更强调多元性与不确定性。因此,贝克认为,由于共识的超越性、价值的整合性、利益的同一性及对制度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众多问题。所以,现实社会应该寻求一个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寻求“反思的现代性”,在这个新的社会整合当中必然要存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逻辑。

3. 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责任意识。今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看到或觉察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甚至全然不知风险的严重性,有的甚至为风险的存在而兴奋。因此“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要求行动者不仅对他人或对集体都应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作为,还必须为下一代负责,这种精神与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或许这预示着伦理必然要攀登现代性的高峰,以此彰显“社会性”的一面。

4. 风险的治理要建构合作意识。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概念,

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而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因果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进行决策,因此它更是决策意识文化。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

5.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要树立前瞻意识。风险社会理论建构的就是面向未来,探询和预见未来的不可预见性。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江湖的算命先生,能预测未来,也不是摇唇鼓舌的骗子,危言耸听。风险社会理论站在当代环境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整合的前沿,对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出科学的分析和诊断,以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薛晓源

什么是启蒙运动？倘若你有勇气，请采用世界主义的观点，就是说，敢于表明自己推崇世界的多样性：由语言、肤色、国籍或宗教等塑造的生活形态与社会意识相结合，在充满激进的不安定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

目录

引言	1
为什么世界主义的观点是“世界主义的”	
第一部分	
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	
第一章	21
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区分哲学世界主义和社会科学世界主义	
第二章	63
其他人的真理:世界主义与其他类型学派的交往——差异、误解、自相矛盾	
第三章	93
世界主义的社会及其对手	
第二部分	
具体化,展望	
第四章	129
政治的政治:世界主义化与反世界主义化的论证	
第五章	168
战争即和平:关于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	
第六章	208
世界主义的欧洲:现实与乌托邦	
参考文献	226

引言 为什么世界主义的观点是“世界主义的”

究竟是什么使世界主义的观点成为“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又是什么呢？这个单词里面包含着最令人称奇，同时又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

欧洲启蒙运动最大和最富有成果的争议都与世界主义相关——并且已陷入遭人遗忘的境地。有人开始转向，如 19 世纪中叶的海因利希·劳伯，他用祖国的治疗价值反对世界主义所谓的过分要求：“爱国主义是单方面的、狭隘的，但它又是实用的、有益的、令人幸福的、使人安宁的；而世界主义是亮丽的、伟大的，但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它却显得过于伟大，这种思想是美妙的，但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却是内心的矛盾分裂……”（1876：第 88 页——译注：原文未标明该引文出处）世界主义最终缩减成为一种美妙的思想：“在人性方面，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忘记人的本性，在战火横飞的年代，大炮和激烈言辞是可悲的。世界主义这种思想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事物，但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它过于伟大，因此永远只能停留在思想阶段。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具备具体的个性与形态，那么它的存在仍将被视若无物。”（引文同上：第 131 页）

对此表示反对的是同一时代的海因利希·海涅，他甚至把自己视为世界主义的化身，他预言：“世界主义最终将成为欧洲普遍的信念，并且……在未来将比我们德意志民族更为普遍，而德意志，这是一个只属于过去并行将走向末路的民族。”[海因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作品集》，第三卷，第 710 页，慕尼黑 dtv 出版社，1997 年出版]他批评德国人

的爱国主义,指责“他们心胸狭窄,就像寒冷冬季紧缩在一起的皮革,他们仇视外国的东西,他们不再想成为世界公民,不再想成为欧洲人,而是只想做一个狭隘的德国人”。他鞭笞“对这种信念卑鄙、粗俗和下流的反对,而这种信念恰恰是最庄严和最神圣的信念。对这种信念的反对促使德国反对任何博爱人性,反对任何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般的交往,反对任何世界主义,而这一切却都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简·保罗以及德国的哲人智者推崇备至的”。(引文同上:379页;引言中许多其他摘录均摘自:Thielking, 2000年)

关于爱国主义是否过于狭隘,但却实用,而世界主义虽然伟大,但却冷酷且难以生存这个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讨论。当今讨论的主题是**世界主义本身已经成为现实**。为了形象地阐明这个主题,在全球性危机的家谱中我们只需选取最新的范例:恐怖威胁并不认识国界。同样的范例也适用于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这是第一次将一场战争作为一个世界内部政治事件来处理,在大众传媒的介入下,整个人类同时参加了这场战争——甚至大西洋联盟也几乎因为这场战争而陷入崩溃。统而言之,悖论:正是反对全球化的阻力催生了政治全球化,这是早已有目共睹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通讯网和互联网的全球化提升了这些情绪,是的,因全球威胁而产生的震撼总是会激发新型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开放。

世界主义终止了一个为此还引起争议的纯粹的理性想法,正如它通常会走样一样,这种想法从哲学的空中楼阁转入到现实中来。还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符号,反省的现代主义时代的符号,在这个时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差异将会废除,在某种政治意义上重新谈判这些边界和差异。因此,对于这种已变成世界主义的世界,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观点——世界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理解,我们₁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生活和交易。世界主义的观点也是感知概念重构的结果和前提。

国家的观点或——转到科学上来——方法论国家主义是反对这种结构转换的。迄今为止,国家主义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政

治学、国家经济学等领域内仍占统治地位。他们把社会作为民族国家著述分析。因此,便产生一种民族国家的体系和相应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按照民族国家的概念定义他们单独的社会。国家观点所承认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控制社会这个“容器”。同时它也据此确定了“社会学”的界限。

移植到现实中的世界主义是欧洲文明和欧洲意识,以及——除此之外更广泛的意义上——世界经验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主题,按照世界主义的观点,以方法论阐明并击碎国家观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陶醉和束缚思想以及行动盲目的不理解的力量,还有向人们澄清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制度中现实的、内部的世界主义化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以使它安睡,也可以将它唤醒的力量。

是什么使世界主义的概念具有行为能力并授予它这方面的权利呢?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它是一种原始的,未经开发的,取之不尽的传统和财源——它穿过地狱来到人间。遗忘,是的,将世界主义完全重新评估并贬低为敌人的概念应归咎于它那与大屠杀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集中营牵强的亲属关系。“世界主义”以前曾是纳粹汇集的符号体系中死亡判决的另一种表达词汇。有计划的集体屠杀的所有牺牲者均被视为“世界主义者”;这种死亡判决转化到一个词汇上,仿佛与它一起实施死刑。纳粹说的是犹太人,指的却是世界主义者。而斯大林主义者说的是世界主义者,指的却是犹太人。就此而言,“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至今仍被视为与背井离乡的流浪汉、敌人和卑微的贱人为伍的一类人,人们可以,甚至必须驱逐、诋毁并根除他们。

阿多诺(Adorno)认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已经无法再写诗了。但也可能恰好相反:所有的诗都描写或绝口不提奥斯维辛。“今天的哪个作家不是大屠杀的作家?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以至于不必直接将大屠杀列选为作品主题,以使人们将专注于这种数十年来统治欧洲现代艺术的破碎的声音上。我还要继续说下去:我根本没有看到真正的、可以让我感觉不到这种破碎感的好艺术品,好像一个人经过一个噩梦连连的长夜之后看到的是疲惫不堪,面对身边的世界,手足无措……我已认识到大

屠杀中人的境况,那是伟大冒险家的最后一站,是欧洲人经过两千年伦理和道德规范文化之后所到达的一站……”。伊穆勒·科尔特茨(Imre Kertész)强调这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负面经验的力量:“因为按照我的观点,当我追忆奥斯维辛留给我们的创伤时,我触摸到了当今人们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说,在关于奥斯维辛的深思熟虑中,我也许自相矛盾地思考未来更甚于思考过去。”(科尔特茨:《被流放的语言》第2、51、255页,法兰克福/M.: Suhrkamp 出版社,2003年出版)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主义”这个名词只需要——“单词,单词一名词!它们只需要张开翅膀,飞越数千年”[哥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张开翅膀,飞越欧洲的创伤。这些都赋予这个名词一种不抱幻想的认真和从容,一种敏捷和目光敏锐,利用这些秉性——也许能成功地打碎方法论国家主义钢铁般坚硬的分门别类的外壳,使现实世界中的世界主义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检验、可以看到并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甚至可以生存。

那么,“世界主义的观点”指的又是什么呢?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一种通常可见的,对历史警觉清醒的、反省的观点,一种在差异逐渐模糊不清并且存在文化矛盾的社会环境中适用于矛盾心理的对话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表露出“内心矛盾”,而且还表现出在多元文化混合的社会条件下自我生存和共同生存的诸多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怀疑论的、理智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除非借助若干实例,否则便无法清晰地阐述这个观点。

世界主义的个性或差异包容逻辑

在社会学研究中,现在有许多言论涉及新的个性。对世界上到处存在的民族、伦理和区域个性的新一轮的夸耀指的也是这个。那么它新在哪里呢?当人们注意到它的特点时,这个问题也就找到答案了。它所提及的个性也许被人们有点过快地贴上了“新国家主义”的标签,但是,与20世纪所产生的带有法西斯主义爆炸力的国家主义相反,这个个性不是以远离自己国界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占领行动为目的。他们是内向性国家主义,他们反对“进军”全球,他们与世隔绝,蜷缩一隅,这里的“内向”

是不能与无危险混淆在一起的。因为在这种国内国家主义中,极有可能产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狭隘(主义者),他们可以反对任何人,反对任何事。这里所谓的“新”在于,大部分是有意识地反对把自己的生活世界变为世界主义化的前沿,反对臆想中威胁到“本地居民”本地生活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者。为了从内部和外部在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界定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以及重新搅合在一起的国界,人们采取了自己种族划分中的一个貌似实在主义的策略。这意味着两点含义:首先,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以全球性的常用经验为前提。其次,如果不理解全球性消除差异并重新混合——就是说没有世界主义的观点——也就绝对无法理解新的个性及其所描述的纪念风景画以及可能根植于此的各种内向性国家主义。

前一段时间,在一次飞往赫尔辛基的旅途中,我的邻座让我心情烦躁。他是一个丹麦商人,不厌其烦地向我诉说欧盟如何使他的企业具有经济上的优势。我的好奇心渐起,终于有机会插嘴问他:感觉自己更多地像一个丹麦人还是欧洲人?“既不是丹麦人,也不是欧洲人”,他惊讶地低声回答道,他是一个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他的家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来自哪个国家呢,他说英语,熟练得如同第二母语。对于他而言,随处都有一张旅馆的床铺为他准备着。而他选择熟悉的、预计与地域差别毫无关系的同一类型的旅馆床铺。在中国他吃印度菜,而在印度他吃法国菜。他的商业伙伴看待事物的视角都与他类似。正如他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他知道他可以相信谁,不必相信谁,无论这里涉及的是生意还是出租车司机。此外,他生长在丹麦,现仍生活在丹麦,感觉是个丹麦人。圣诞节时他是个基督徒,在选举日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最近他加入了一个主张限制性移民政策的公民自发组织。面对外国人,天晓得他的微笑中是否添加了尴尬的成分,但是移民潮必须停止!全面地,立即地遏制住!略作停顿后,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不,欧洲人——这个问题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他不是(欧洲人)。

毫无疑问,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与个性原则互相矛盾的范例,个性原则采用包括差异在内的亦此亦彼逻辑去替代非此即彼逻辑。它勾勒出